



岁月悠悠

老宅

□杨文俊

老宅要拆了，初次晓得老宅要拆还是几年前，现在真正要拆了，还是觉得有点不舍，特地赶回去拍了些照片保存，留些记忆。其实老宅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我家祖宅，而是爷爷的亲弟弟，我二爷爷的老宅。自二爷爷几年前过世后，二奶奶就被她儿子，也就是我叔接到他家里生活以便照料。如此，老宅一直空闲在那，现在如果不拆，也已风雨飘摇，摇摇欲坠不便住人了。而我对老宅的感情则源于从小在那长大，打小就在老宅享受着二爷爷二奶奶、小叔，还有两位姑姑的宠溺。

老宅从建成至今已有50余年，从许多长辈的描述中，房屋可以感受到当初建成时的阔气。在基本都是泥墙草顶的年代，能够用得起青砖砌墙并盖小瓦的人家，算得上条件很不错的了。据说当时砌墙用的泥灰都是用糯米煮汤和的。老宅在那个年代可以建成那样，并不是说二爷爷在那个时候有多富裕，只是相比农村大多数人家来说家境好些罢了，毕竟二爷爷有份稳定且还算体面的工作，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二爷爷特别节约。

我的曾祖父一共生育了两子两女，我爷爷是老大，二爷爷最小，老二、老三是两位女儿。曾祖父在我爷爷14岁时便过世了，二爷爷那时才3岁，而我的曾祖母患病。像这样一个家庭，在那个连肚子都填不饱的年代可以生存下来，在如今看来实在不容易且难以想象。

二爷爷兄弟姊妹几人都没上过学，不识字，但他后来能够有一份当时国有企业的工作是因为16岁就去当兵，退伍后组织给分配的。有了固定的工资再加上特别节约的性格，能够盖起我们里下河地区传统结构的砖房也就不奇怪了。

小叔在老宅里结婚生子，姑姑从老宅里出嫁，我和妹妹从小在老宅里长大，二爷爷也在老宅里故去。老宅曾经记载并见证我们这个家庭乃至家族一段时期的发展、一段抹不去的回忆。现在要拆了，它就像完成了使命一般。但是它留存下来的不仅仅是一段回忆，还有踏实肯干、勤俭节约、与人为善、爱家爱国的家风，这将永远流传下去！

诗路花雨

看春

□一禾

梅花落
我决定去看看春
听说她来了
风中有信
只有呼吸读懂她的唇语

岸柳绿如云
一看便知春用了心
芳草萋萋
又是不同的绿
园子里
迎春月季海棠生怕报迟了信
牡丹依旧那么矜持
脉脉含羞
到田野去

荞麦青青 大片大片
是春的床 不错了
床边几线金黄
炽热而饱满
是油菜花
大地的向日葵

我躺在野草坡上
含一根青草 咂摸春之味
甜 是雨露和阳光浇灌的甜
是扛过寒冬后的甜
梦 也变得甘甜
我成了田野的一株
头顶开着五颜六色的花
等你来

水乡风情

听香

□陈以忠

春风轻盈地来到家乡的河旁，撩开细密的柳帘，将柳条欢欣柔软，从嫩黄的柳丝上掐出一粒粒毛茸茸的小芽，用巧手精心梳妆成时尚的柳辫。瞧她，长发一甩，便是轻扬的絮儿随风曼舞。

精灵般的朵朵柳絮，迎着朝霞幻化成金羽霓裳的仙子，随春风盈盈地蹁跹着，轻悠地款款飞翔，那晨起的鸟儿欢快地鸣唱，还有那氤氲在晨雾里的一缕柳香，更有那对对燕子在泥香爱巢中，亲密呢喃，听得我暖意满怀。

桃花红了，一朵朵争先恐后地开，风熏桃花羞红面，微红的、粉红的缀满桃树。与春风结伴置身桃园，就像来到了花的海洋。徜徉桃林，春风为我摇落片片桃花，我自欣然，手捧花瓣，那细腻令我爱不释手；花瓣入怀，说不出的欢欣，仿佛穿越到美妙的浪漫时光。

静观那粉嘟嘟的娇容，红润润的花瓣，色润如玉、粉红似霞，轻妙若纱。轻嗅那淡淡的香，一丝花蕊顶着嫩黄色的尖尖，调皮地探出小脑袋来，仿佛刚刚沐浴的仙女步出瑶池。聆听那桃花轻柔的私语，特别是那花骨朵儿，看起来饱胀得马上要破裂似的，张着娇俏的小嘴儿，低语着情窦初开的悄悄话，听得我满心荡漾。

梨花白了，矮矮地舒展着扁平的树冠，一棵连着一棵，一片连着一片，老屋前的梨园被白色浸透。洁白的花朵宛若点点白雪粘满枝头，仿若置身那香雪海。采集那清新的白梨花瓣捣成花泥，香糯面和白糖拌着花泥制成梨膏糖，那欢快的鼓捣声随糖香飘逸，沁人心脾。

春风嬉戏，枝摇花颤，筛下圈圈温暖的阳光，好一幅清新、浪漫的诗意水墨画。春风迷恋，

心香一瓣

春的韵味

□张国军

春来敲门，二月兰铺上绿色的地毡，迎春花身披金色的绶带，麦苗起身相迎。

贵客似的春风，万里柔情。它从冬至起，走了九九八十一天，翻过秦岭雪山，飞越长江黄河，送来一阵暖风，轻轻的，酥酥的，柔柔的。牛筋草从路边的砖缝里侧着身子挤了出来，摇头晃脑地和春风打招呼，伸展着扁扁的绿叶，匍匐在地呼吸着暖阳的气息。瀑布似的柳条，直泻而下，在空中摇曳，像小姑娘甩着花边裙摆的褂子欢呼雀跃。燕子一路呢喃，一路高飞，急急忙忙地从“海外”归来，一趟又一趟地从河边衔来黏土和桁条，打磨圆滑方正，在廊檐下搭着“积木”，筑起爱巢，唱着“春风吹又生”。

淑女般的春雨，清清爽爽。它在天空中轻盈纤细，淅淅沥沥地落下大地的相思，串成晶莹的泪珠，“染就一溪新绿”。它滴在油菜身上，油菜连忙站起，洗去灰尘，给冻得发紫的脸搽上美颜霜，脱去被雨雾冰雪洗得发黄的外套，朝着阳光，舒展着身姿，仰起金灿灿的花盘。春雨落在麦苗上，雨珠挂在叶尖，渐渐地变成雨丝，汇成小溪，流过麦叶，滴进麦根，滋润着土，营养着苗，不断长高形成麦浪，绣出圆润饱满的希望。麦田里劳作的农人，欣喜地叫着“雨点”。雨丝沿着眉毛、鼻梁而下，淌到他的嘴里，有一股淡淡的凉，丝丝的滑，浅浅的甜。他尝着雨水的滋味，体会着春忙的甘苦，全身流淌着春天的韵味。

关不住的春色，百花绽放。杏花如雪，“只把春来报”。花枝探出墙外，追着阳光，花苞闹着开放。五瓣洁白的花儿薄如蝉翼，簇拥着黄黄的花蕊，在阳光的照耀下格外惊艳。“杏花芬芳，细嫩的花瓣在微风中轻轻摇曳”，如雪片飘落，更像一场白色的花雨，铺满一地，散发出淡淡的花香。

桃花如霞，粉嫩娇媚。“桃之夭夭，灼灼其华”，把桃花盛开的一片红艳与美丽写满大地。桃花红艳欲滴，倩影在碧蓝天空中起舞，而相依的花朵，花瓣细腻、柔软，呵护着金针姑似的花蕊，摇曳出“桃花笑靥迎人至”的灿烂。

梨花如蝶，缀满枝头。春和日丽，梨树一片洁白。枝上的梨花如飞舞的蝴蝶，更像印在女子衣衫上的朵朵小花，洁白无瑕。风起时，满树白蝶振翅欲飞，细蕊含露如泪，仿佛枝头栖着千万个未说完的春日絮语。

春风、春雨、春色，共同吟唱出春天诗篇的韵味，是大自然的馈赠，生命的礼赞。在这充满生机的季节，让我们用心感受春风和畅，春雨绵柔，春色绚丽，去播种希望，收获未来。

